

散文

风清露冷秋期半

■常全欣

日子像拧紧了的发条,一眨眼,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到了。生活在大中原的我们,对节气流转、季节变换,有着鲜明的感知。四季更迭,赋予了每一个日子不一样的主题、色彩与韵味。

秋分,居于秋季正中,恰好平分秋色。《春秋繁露》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时,阳光几乎直射赤道,同春分一般,昼夜长短均等。之后,阳光直射点逐步南移,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也就是说,往后的这段日子,我们挑灯夜读的时辰长了,长夜思念的时光久了,自省、与自我对话的时间多了。

走进自然,才能体会自然。周三的清晨,我走进久违的滨河公园。经历一场多年罕见洪峰的冲刷,园内多了与往年不同的萧瑟。河畔,林木间残留着不少枯枝,有的悬在树干四五米的高处,可以想见洪水奔涌的汹汹之势。所幸全市上下同心协力,平稳度过了汛期。这几天,园林工人及时清理步道、修缮设施,滨河公园正慢慢恢复往日生机。站在河畔回望,心中不免生出敬畏自然、珍惜当下的感悟。在洪

水退去的淤泥之上,葱兰从丛舒展,细叶托着星星点点的素白小花,晨露凝在花瓣上,干净素雅。还有金鸡菊、月见草,它们坚挺地熬过了洪水的肆虐,残花结满籽荚,在秋风里静静等候来年萌发。河堤上,成片的桂树最衬这份秋光,细碎的花瓣飘落一地,满径弥漫着丝丝甜香味儿。偶尔听见几声蛐蛐的鸣唱,清亮亮、凉飕飕的,倒是应了北宋文学家谢逸《点绛唇·金气秋分》中的词句:“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

沿河堤往西,秋色里多了几分野趣。一排饱历岁月的柿树,历经又一个春夏的生长,秋分前后,把积攒一整年的养分,尽数托付给枝头的累累果实。向阳的枝头上,早熟的果子撑裂薄皮,露出浅黄的果肉,看上一眼,仿佛便品到一缕清甜。鸟雀呼朋引伴,栖落枝头。它们方才在田间饱食虫儿,这会儿又扑棱着翅膀,争抢柿肉,自在地享用秋的馈赠。

华夏的每一个节气,都深深地扎根于农耕。秋分,正是秋收、秋耕、秋种“三秋”大忙之时,也是农民收获的最佳时节。自2018年起,秋分被设立为致

敬农民、礼赞丰收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豫东平原上,在广袤田野间,乡亲们抢抓农时,精细化管护田间作物,数字化农技保驾护航,全力以赴守护秋粮丰收。

秋风漫过原野,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秋分前后的农家院落,金黄的玉米棒子挂满屋檐,豆秸平铺在地上。阳光下,豆粒调皮地挣脱豆荚,散落一地,院子里满地碎金。刚刚收割的芝麻,三五捆码作一堆,整齐摆放在正午暖阳下。门前,几支红高粱穗沉甸甸地垂着,不时有麻雀落于其上,同乡亲们分享着丰收果实。儿时秋分,恰逢秋假,我们的任务是找秋,就是捡拾遗落在田地里的粮食。我们一边找秋,一边在田埂上挖洞、点火,煨红薯、烤大豆,还捉蟋蟀、逮蚂蚱。秋收之后是秋种。田野间拖拉机轰鸣,犁铧翻起肥沃的泥土,清新的土香随风漫开。十来天的工夫,一垄垄麦子破土而出,田野又换了一番模样。

秋分祭月,是自周朝延续至今的古老民俗。古时民间祭月,在月下陈设香案,供奉月神牌位,摆上月饼、鲜果,全家拜月祈福。中秋节,正是由秋分祭月习

俗演变而来。今年秋分过后两日,便是中秋月圆之时,一轮皓月,为秋分平添许多诗意。记忆里有一年中秋,母亲把新收的芝麻揉进面里擀成饼,父亲用芝麻秆作柴,用鏊子炕焦馍。第一张焦馍先敬神,炕到三四张的时候,母亲才允许我吃。我捧着焦馍跑出院子,恰好望见一轮硕大的红月亮,悬在村子东头的树梢上,我盯着月亮久久凝望。数十年光阴流转,这一场景始终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每逢中秋,我总会想起那晚的圆月,想起小院里缓缓漫开的焦馍香气,想起母亲望着满院丰收成果时,满脸的灿烂。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分一过,秋意渐浓,我们挥别酷暑,缓步走向寒凉。人至中年,总是容易感慨时光匆匆,一入深秋便心生怅惘。与好友闲谈,彼此都有这般心境。他发来一段诗意的话语:人生似四季,走过春夏的萌发与蓬勃,如今步入收敛、沉淀的阶段,亦有一番新风景。朋友的话开导了我。我回复:那就伴着这番新景,趁着秋分、月圆,共赏明月、同品丰收吧。愿岁岁五谷丰登,愿你我岁月长安!

诗歌

警报,穿过九十五载秋风

■尚纯江

历史不曾忘记的秋风,缓缓掠过
痛入骨髓的残碑
把陈年的痛重新撕开
九十五个春秋,不是遥远的尘埃
那一夜撕碎北大营月色的炮火
让三千里山河在呜咽里承受了沉重的戕害

曾经破碎的土地,浸满三千五百万同胞的血与泪
屈辱的历史刻进岁月,从不曾模糊
惨遭蹂躏的山河也从不曾忘记
心起的每一声警报,都是铭记
在心底的警醒
难以忘却的记忆,融进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

我们不会忘记,在苦难中舍身

的英雄
更不会忘记黑暗中不屈的脊梁
山河沦陷,生灵涂炭
千千万万奋起的中国人,前仆后继

在烽烟里挺起民族的脊骨

而今,秋风依旧吹遍神州疆土
万家灯火,替代了往日的荒芜
安宁,从不是凭空而来的馈赠
那是先辈以热血换来的日出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默默伫立
回首,望见了和平的来路
脚下的坦途,是烈士的血肉铺就
铭记,不是为延续仇恨
只为守护这盛世
让人民
永不再受欺侮

随笔

槐山羊

■王心安

到沈丘工作,是今年夏天的事。

我对槐山羊已不陌生。早几年随观摩团来过沈丘一趟,观摩点就是槐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白墙灰瓦,院里两棵国槐,一棵老些,一棵小些。接待方端出一盘切得方正的羊肉,竹牙签串着,搁在白瓷盘里,热气还没散尽。捏起一块送进嘴里,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鲜味在舌面上铺开,竟舍不得咽。走到门口时,装作想起什么似的,折返,趁人不注意,又扎了一块。那滋味,至今还记得。

来沈丘报到那天,行李刚放下,便去了槐园。六月的槐花早谢了,满地是细碎的荚,踩上去软绵绵的。园子不大,有几块石头,几个老头在树下象棋,楚河汉界,杀得认真。转了一圈就出来了,花谢了就谢了吧,明年还会开。

心里还惦记着一件事:总该去看看槐山羊。

槐山羊是豫东平原的地方品种,个头儿不大,毛色青灰,四肢修长,短尾上翘,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沈丘人提起它,口气里总带点骄傲,说这是周秦时就有的羊,在槐店一带的沙颍河岸吃草吃出了名堂,板皮曾是“汉口路”的王牌,羊肉进过御膳房,又上了上海世博会的清真特供单。千年槐山羊,百年振兴路,羊还是那羊,世道换了几轮,总算又稳稳当当回到了故乡的坡地上。

县郊一个养殖合作社是第一次正式看羊的地方。羊圈收拾得干净,没什么异味。几十只羊散在圈里,有的卧着反刍,有的站着看人,眼神沉静。合作社的刘姓负责人,四十来岁,话不多。问他养了多少年,他说从小跟着父亲放羊,那时候是散养,满地跑,现在圈养了,反倒要操更多心。问他收入如何,他笑了一下,说:“比种地强。”就再不多说了。倒是旁边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话密些,讲什么冻精配种、疫病防控、饲料配比,一套一套的。羊还是那羊,养法却已大不同。

后来去了槐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就是在那儿,见到了赵建峰。

赵建峰是周口商水人,为了槐山羊,从商水跨过沙颍河,一头扎进沈丘,一待就是小二十年。他个子不高,衣着朴素,笑起来眼角先动,说话慢条斯理,夹着些书卷气。别人介绍“这是我们中心主任”,他便

摆手:“别叫主任,叫老赵就行。”可真到了羊圈边,他又自然而然走在最前头,弯腰看羊的蹄壳,翻耳看毛色,嘴里念叨“这一只系谱不对”“这一窝羔子成活率高”,絮絮叨叨的,也不管你听不听。

有一回他站在圈边看羊,忽然笑着说:“羊中贵族、故乡的化身、槐树的精灵——咱沈丘人就这么叫它。”说罢自己先笑了,像是觉得这话有点大,又补一句:“不过羊不知道,羊只管吃草。”

问他,商水也是好地方,怎么就跑到沈丘来了。

他顿了顿,说:“喜欢。”

他在商水时就跟牲畜打了半辈子交道,跑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羊。有一回在沈丘一户农家院里看见一只纯种槐山羊,青灰毛,短尾上翘,眼大有神,站在槐树影里反刍,他心里忽然一动:这羊要是没了,就真没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槐山羊与外来种羊杂交,纯种槐山羊差点断根,核心群最少时只剩百十只羊。于是,他把“灶台”从商水挪到沈丘,提纯复壮,一干就是这么些年。

他指着一只小母羊说:“你看它的站姿,背腰平直,筒子身,这就是槐山羊的骨架。”说罢又补一句:“可惜现在会看的人少了。羊不懂这些,它只管吃草长肉,可人得懂,不懂,羊就不再是槐山羊了。”这些话他不嫌烦,来人就讲,讲了好些年。

研究中心的年轻人叫他“赵老师”多于“赵主任”。有回瞧见他蹲在地上和实习生分装草料,一手麦秸一手配方表,嘴里还念着比例。实习生是个小姑娘,低头闷声听着,也不知听进去多少。

有一天傍晚,他站在圈外看羊。夕阳把槐叶照得透亮,羊儿不慌不忙,有的卧着,有的远远望着人。赵建峰忽然说:“我刚来那阵儿,核心群一百二十只羊。如今核心群两百只出头,向外扩到一千多只了。不多,但总算续上了。”他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

我临走时,他从兜里摸出根牙签,扎了块羊肉递过来:“尝尝,今年的羔羊肉,嫩些。”接过,咬了,还是那样鲜。

风从槐园那边吹过来,带着槐荚的气味。羊在身后“咩”了一声,很轻。

杂树花雨

魏若飞 摄



随笔

山水不负奔赴,风雨皆是风景

■周文忠

中伏时节,暑气正盛,为寻一份清凉、纾解身心疲惫,我与爱人携手几位朋友,随旅行社开启了为期五天的山西芦芽山康养避暑之旅。一路山水相伴、清风相随,我们邂逅古城烟火,探秘山河秘境,也偶遇山间风雨。整段旅程节奏舒缓、惬意安然。

我们清晨出发,一路行程顺畅,傍晚抵达山西忻州。吃过晚饭,我们夜游忻州古城。

忻州古城已有1800多年历史,古称九原、秀容,素有“晋北锁钥”的美誉,是晋北政治、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重镇。古城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形成“一纵五街五十二条巷”的规整格局,民居、店铺、古寺分布井然,完好留存着秀容书院、关帝庙、泰山庙等多处珍贵古建筑遗存。

登上古朴厚重的城墙,俯瞰整座古城,街巷纵横、屋舍整齐,城楼巍峨矗立,古韵悠悠。我们沿城墙缓步观景,漫步至烟火繁盛的商业街。街巷两旁商铺林立,各类山西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民俗手作、非遗小店点缀其间。耳畔是游人笑语、商户吆喝,鼻尖是地道美食的醇厚香气。千年古韵与人间烟火在此完美交融,为我们的山西之旅拉开了温柔而热闹序幕。

次日,我们畅游芦芽山核心

景区。这里山林繁茂、植被葱郁、空气清新,常年最高气温仅22摄氏度。在烈日炎炎、酷暑难耐的时节,这里清风拂面、清爽宜人,无半分燥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与避暑胜地。

这里青山环绕,清泉汩汩流淌,水质澄澈纯净。站在河畔,听流水潺潺,沐山野清风,洗肺静心、涤荡烦忧,身心皆舒展安然。

随后,我们探访了大自然造就的绝世秘境——万年冰洞。这座形成于百万年前的天然冰洞,造就了“一山分四季,洞内无寒冬”的自然奇观。洞外青山叠翠,洞内却四季冰封。层层冰柱、冰帘、冰塔、冰壁浑然天成,千姿百态,在光影映衬下晶莹剔透、流光溢彩,宛如一座梦幻纯净的冰雪宫殿。百万年不化的寒冰奇观,颠覆自然常理,让人深深折服于山川大地的神奇造化。

离开冰洞,我们登临悬崖峭壁,打卡藏于深山的百年奇观——悬空村。这座古村落已有近400年历史,相传为明末崇祯四皇子的护卫后裔,为守护藏宝洞依山定居,世代繁衍而成。整座村落依崖而建,悬空而筑,古朴木屋依托粗壮木柱凌空悬于峭壁之上,悬空栈道蜿蜒相

连,云梯石径贯通全村。古朴沧桑的木质民居,留存着山间先民依山而居、顺势而生的生存智慧。

此行最难忘的,莫过于攀登马仑草原时偶遇的山间风雨。马仑草原坐落于芦芽山巅,是北方稀缺的万亩高山草甸。我们沿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拾级而上,林间古木蔽日、凉风习习。徒步过程虽有点劳累,但满目美景,让人身心舒畅。

行至山顶草原,起初晴空万里,辽阔草甸绿意无垠,远山层峦叠嶂,风光绝美动人。我们驻足拍照,追着清风,望着牛群,沉醉在欢乐之中。山间天气瞬息万变,转眼乌云聚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我们虽备有雨伞,但山间风大雨急,终究被淋得浑身微凉、略显狼狈。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虽打乱了观景节奏,却让我们邂逅了难得一见的高山烟雨景致,是旅途中最难忘的意外馈赠。

结束芦芽山行程,我们走进清幽灵动的情人谷。相较于马仑草原的辽阔壮美、万年冰洞的奇幻幽寒,情人谷多了几分温婉秀美。峡谷绵延约五公里,幽深曲折,林间草木繁茂,清溪贯穿整条山谷,是绝佳的养心秘境。

出了情人谷,我们奔赴雄浑壮阔的边塞重地——雁门关。素有“中华第一关”之称的雁门关,扼守晋北咽喉要道,历经千年烽火洗礼、岁月沧桑,杨家将等历代忠勇将士戍边卫国的千古佳话,在此代代流传、生生不息。巍峨关楼依山而立,城墙砖石斑驳厚重,每一寸纹路都镌刻着岁月印记、沉淀着家国历史。我们登临关楼极目远眺,群山苍茫、古道蜿蜒,一眼阅尽千年沧桑,深切体悟了中华边塞文化的雄浑厚重与豪迈气魄。

旅途最后一日,我们走进三晋文脉圣地——晋祠。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承载着3000年岁月积淀,是晋地文脉的核心载体。园内古木参天、亭台错落、殿宇恢宏。千年周柏苍劲挺拔,难老泉活水长流不息,宋代彩塑栩栩如生。晋祠景致历经岁月沉淀,依旧风华不减。漫步园中,一步一古韵,一景一千年,在亭台楼阁、草木清泉之间,我们细细品读三晋大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人文文脉。

山水不负奔赴,风雨皆是风景。这场盛夏奔赴、晋地寻凉,与挚友同行,与山水相伴,轻松治愈、美好纯粹,是这个夏日最珍贵的收获。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